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

元 趙采 撰

䷂ 震下坎上

程子曰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

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朱子曰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子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朱子曰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

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

朱子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動乎險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

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

程子曰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盈滿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

夫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
亦在夫貞固也
朱子曰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以二
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　又曰雷雨之動滿
盈這也是那鬱塞底意思
愚曰雷雨之動滿盈伊川云陰陽始交則艱屯未
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天地間朱文公
以滿盈只是那鬱塞底意思此說甚長蓋滿盈未

便是和洽雷雨已動欲作未作滿盈鬱塞在此俄
頃和洽即成雨也到得成雨便是解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程子曰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
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也雖建侯自輔
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朱子曰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
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

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

愚曰草是草草未詳細昧是昧爽之昧有明意尚

糊塗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子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

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

濟於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

朱子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

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程子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茍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

朱子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愚曰屯於彖經傳皆言利建侯者以上五爻互比也於初爻又言建侯者以初變得比之六位全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程子曰賢人在下時茍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子曰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隂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隂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隂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於隂自

為貴乎

愚曰易以貴賤言陰陽坤居二四坤衆為民為賤以一陽之貴居坤陰之下故為以貴下賤一陽為震之主坤衆来歸之故為大得民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程子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迴如助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

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也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也時固難自濟又爲陽剛所逼故爲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也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

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

朱子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迴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己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愚曰按春秋傳有班馬之聲杜氏註曰班別也震為足乾變震為作足之馬故曰乘馬也二乘馬欲從正應而逼於初九勢近而求之故屯難邅迴與馬別處言下馬不得進也然九屯之君子以貴下賤志於求輔匪二之寇乃求二婚媾也二乃曰九雖賢非巳正應守女子之貞而不輕字馬字如許嫁笄而字之字言弗許也至於十年天道變矣況人事乎乃字以應五也旁應為變正應為常故曰

反常言歸於常道也司馬公曰人臣之道患不正也患不一也茍一於正通可遇也十年之屯其有不通者乎此爻變則為兑兑為少女故稱女子十年以互坤坤為年其數十故云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程子曰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陽剛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愚曰旁應為變正應為常言字以應五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程子曰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安也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道之无道之者則惟陷入於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朱子曰隂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

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

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愚曰六本隂柔无濟也之才而居陽位懷妄動之

心不能因人成事乃欲鳩民從欲譬諸即鹿而无

虞人以導之但見其陷入於林莽之中耳易開其

自反之路曰若君子也而見幾則不如舍之又禁

其遂非之心曰若冒危而往則吝而窮矣二十八

將際會風雲因虞得鹿也隗囂公孫妄意狂圖即
鹿无虞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程子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
才不足以濟也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
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為輔則可濟矣初陽剛
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
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

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
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已不足求賢自輔
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位已不能而遂已至暗
者也
愚曰初以施於六二者之禮而施之四則可矣彼
求此往其意甚明故吉无不利自婚姻言之則男
下女自居民言之則貴下賤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子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

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也以至於亡矣

愚按鄉先輩云此爻居尊得正當坎體之中有膏澤也但時方屯難而无輔故其施未光伊川謂威權不在己如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恐於屯卦說不得蓋屯是剛柔始交萬物初生而未亨通九五有膏澤只有些屯難鬱塞所以屯其膏可以小貞吉若便大正如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索性做去則凶所以象辭言施未光是今且未光必

有光顯時候

朱子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

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
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
可濟矣
愚曰此卦陰居陰者三爻所乘之馬皆班如不進
然二四居卦内一近剛一應剛則馬雖班終能進
也上居卦外又无應則馬一班无復進之理矣於
屯難當濟之時而終不能濟困厄已甚是以泣血
漣如象又曰何可長則終亦必亡而已矣可不謹

哉坎為血為憂故有泣血之象

䷃ 坎下 艮上

程子曰序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蒙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有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程子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

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朱子曰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

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愚按伊川專以童養為六五蓋五是艮男故為童二是坎男故為我匪我求童蒙彼方童穉蒙昧若不待其來求而我去求之則彼无受教之意我有

往教之輕雖諄諄其言而藐藐其聽言者徒煩聽
者愈厭終不足以發其蒙昧必待其来求則心虚
意誠我不費辭而彼易領解上卦艮為手中四爻
互震震為草以手持草筮也初筮是誠意專一而
来扣可以告語再三則瀆慢便是養得深故不告
此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意然不告者
亦不是自此以往更不告也待其能退而精思有
所開悟復精專来扣則明者又告之也利貞是求

者告者皆當以正若彼雖求而求不以正此雖告

而告不以正亦不利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程子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

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

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

得其中得中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以二求於五益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内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見險而能止為蹇却是

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

愚按程傳謂内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此二句深得蒙之義但其於卦象下云山下有險遇險而止文公以爲蒙不是見險而止乃是蹇象蓋蹇是險在外止在内蒙是險在内止在外内裏先自不安穩外面又去不得所以爲蒙程傳到發明彖辭處則又得之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程子曰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頻煩也求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朱子曰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　又曰他這說剛中處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所蒙安能包人之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

不中所以擊蒙

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子曰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朱子曰蒙以養正爲聖功葢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

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中已自
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程子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
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
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
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朱子曰山下出泉泉却是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

住在這裏觀這箇意思自家却是當恁地做工夫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程子曰初以陰闇在下下民之蒙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賢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脫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

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也故以往則可吝

愚曰此本只是發明發蒙在初之義蓋初蒙淺而易發況陰居陽而天資良近於二而親明師居初爻而去性近二欲發之逸而功倍不過正身法以

儀刑之耳用此道便可脫去初之障礙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過此以往則吝矣象恐後世謂刑為刑罰之刑故曰以正法猶曰示儀云耳詩曰刑於寡妻莊子曰解其桎梏即此文刑人桎梏之訓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朱子曰九二以剛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

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父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之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愚曰此爻是剛居柔而得中故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包蒙者是五以童穉未悟來求乎二二只得包含而啓發之納婦者是五以柔弱巽懦來應乎二二只得納受教其初來克家者以坎是乾子

二內也二所以克家者以二剛中接五柔之蒙而
包含接五柔之婦而納受克負荷家者也故曰子
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程子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
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
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

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説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愚曰蒙自離四變而来且下卦伏離離目為見坎以乾之一陽居中得正乾為金故曰金夫三以不中不正之女舍上九之正應見九二之金夫失身不自重而下從之為九二者亦安用取此不正之女哉故曰勿用勿用者以三所行不順二何所利

而取之哉九二剛中自无此事而聖人於九三必曰勿用取女是閑邪存誠戒謹恐懼不可自以剛中而遂忘警戒也不然陳相見許行而大說盡棄其學而學焉士之守身居世尚監兹哉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程子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獨遠於剛乃愚

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無由得明矣故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六五童蒙吉

程子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茍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

朱子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也故其

象為童蒙而其占如是則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程子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程子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

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急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愚曰九二剛中故包含納受而發蒙上九剛而亢

極故更不包納而務在擊蒙包納是循循善誘以
變化其氣質蒙之始也可告語也擊蒙是懲治攻
討以抉其蔽錮蒙之終也不可告語也天下之蒙
感包蒙之雨露而開悟於初畏擊蒙之雷霆而懲
創於後則人人有明而無蒙矣蒙六爻陽教人者
也陰受教於人者也二上師也五應二而學初近
二而學三應上而學雖天資有分量而各有成獨
六四純陰就二則隔三就上則隔五終身不遇明

師悲夫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四

元 趙采 撰

䷄ 乾下坎上

程子曰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

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子曰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
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
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
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貞且吉者有得
正則吉者當辨也
朱子曰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

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愚曰後天乾坤後即繼以坎險者六卦險動為屯險止為蒙健險為需險健為訟行險而順為師有坎而无險為比嗚呼乾坤開闢之後何險難之多也毋乃聖人設此而逆為之圖與坎陷於前而伏

險乾健於下而務進以乾健涉坎險何憂不濟而
卦以需名何也蓋事有所就必有所需或需時或
需援以濟其事也夫事一發不中累十百不能救
故寧需以求其全一陽來復未嘗以進好還而亟
為五陰之除二陽為臨未嘗以剛浸長而速為四
陰之去日積月累而陽自盛分磨毫削而陰自消人
見險難之平而不知其所以平見事變之息而莫
窺其所以息此需所以有孚光亨貞吉而利涉大

川也凡卦文言孚皆因剛爻而為辭蓋二五剛實居中主信又此卦變三六為中孚之象故曰有孚利涉大川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程子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

朱子曰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愚曰伊川謂剛健之人其動必躁然於坤卦又言陰體柔躁何所言不一如此以愚觀之陰屬義暗昧而嚴急所以説得躁乾體陽剛屬仁昭明而舒泰如何會躁剛健則任重道遠所以見險而能需

需則不躁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程子曰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者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朱子曰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愚曰以九五言聖人之需也濟險在德行德在位

成位在用德而不位德不虛行位而非用位亦虛器凡聖人有孚而光亨至正而獲吉皆位乎天位居中得正所致也既有此位利在涉川往而後有功也書述成王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又曰予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此中正涉川之聖人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程子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需待之義陰陽之氣

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澤而未施於用也

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東萊呂氏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无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朱子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

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矣又曰坎體中多說酒食須有此象今不可攷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於郊不犯難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於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

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象曰三陽需險以遠近為易難郊去水最遠者也難不迫君子君子不犯難故曰需於郊天下未有變君子不自變故曰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

程子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於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寛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寛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寛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朱子曰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小有言以互兊兊為言少女為小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程子曰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

苟非敬愼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愼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需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愼毋失其宜耳

朱子曰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愚曰不能冒險安能平險三之需於泥勢不容已

義不容辭險難不可以不涉矣坎外卦也寇在外三進而逼之非彼之來自我致之此如宋藝祖言江南本无罪自是我着他不得正是自我致寇之意旣致之何以救之易教之曰敬慎而已敬慎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敬慎則我不敗則寇自敗矣三陽皆濟難君子而需郊需沙需泥見其涉險以漸而不輕進故彖言剛健不陷剛健者雖不畏險而知慮險雖不輕進而終上進此其所以不

陷也又以三爻之變言之遊䰟變坤爲郊變二蹇

山水間曰沙變三節水澤間曰泥故三爻有此象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程子曰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曰出自穴穴者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致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

險適足以致凶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安蓋陰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朱子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陷險之所四交坎體入於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愚曰六四負險為難者也四以陰柔居坎初怙險以軋我我需而不輕進者待三陽之朋来令三

陽類至事勢可知四且狃於安而未去其勢必被

傷然後已故需于血血者陰也為陽所傷也聖人

憫其傷也使之出穴以避之故曰出自穴穴者陰

之窟也出其窟以避陽所以象謂之順聽坎為血

為耳耳主聽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

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

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

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愚曰三陽濟難陰險已破五以陽剛中實之德正

位乎天位尚何需乎酒食而已此成王渊水既涉

酌大斗期黄耇底意思九五以德居位况又三陽

已為泰此所以享出需之福而象言光亨貞吉也

易於坎體多說飲食故九五有此象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象曰不速

之容来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程子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容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来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来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

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而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朱子曰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

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險陷中然於非意之来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愚曰坎之初終皆曰穴以象言也四坎初負險故易傷出穴以失其居上坎極變而伏辜故敬順入穴而无抗抗者傷而失所安順者全而得所處不速容謂下應九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不速而来然无意相害但同客而已若至誠盡敬以待之不與之較自可保全終吉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乾

健涉險何心哉象曰雖不當位然入穴敬順所以亦未為大失需六爻二陰為險者也四陽需時而濟險者也時未至需而不輕為者初與二也需時已至果於有為者九三也居中得正所需已遂而不過為者九五也為險自禍者六四也不能為大險亦不受大戮者上六也

☰☵ 坎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

飲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彊所以訟也

愚曰訟不專主於飲食飲食本是末事只為是斯人口腹所需而大欲存焉故爭辯常由此作以飲食日有訟則其他爭城爭地爭位爭禄財爭名而成訟者從可知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子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

川也

朱子曰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来為剛来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愚曰卦變初與四為中孚又二五剛實居中主信

故曰有孚遯卦九三下而爲訟故云窒下塞也以
九三下墜塞而爲坎也坎爲加憂故云惕中二五
也終上也利見大人九五也不利涉大川川坎也
涉之者乾也乾在下涉而欲出故利乾在上退而
入故不利此需訟之反也厥初生民必假物以爲
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
而聽命焉此訟所以繼需也易料其必訟故欲挽
之於无訟故明指其吉凶利害使人自決若曰汝

欲訟歟取吉之道四有孚而不妄訟窒懲而不與訟惕懼而不好訟得中而不過訟是也其終極不反必歸於凶取利之道一有孚實而見大人斷聽曲直是也若恃其孚實冒險健訟則不利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程子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内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程子曰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

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
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
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愚曰剛來而得中伊川云剛自外來殊不知剛來
與剛自外來不同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是訟卦
變為无妄此言剛來而得中是遯卦變為訟遯之
九三來為訟之二遯之二為訟之三文公甞言伊
川不更變卦所以到這處便說不通如柔進而上

行柔来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須用作圖子看方

活

終凶訟不可成也

程子曰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

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極其事也

愚曰此罪上九也夬訟凉德也訟而獲服已不足

敬訟而不勝且入刑辟勝則凶於天不勝凶於人

可畏哉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程子曰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愚曰幸九五也夫與訟在我聽訟在人遇得中正則理直者伸矣

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程子曰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

則陷其身矣乃入於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愚曰以下坎設戒也夫見可而進訟之中策冒而為之鮮不及禍曰入於淵者自取之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子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朱子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愚曰天一生水方天與水為一則氣之未判者也而訟之象何以見一氣判矣天運而西水流而東天水違行事有逆順情有好惡於是而後有訟君子知凡訟之所由起存乎始之不順也故事必謀之於始謀始者非擬議以興訟隄防以絶訟也是故君子居則擇隣與則擇交口則擇言身則擇行皆謀始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程子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

朱子曰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兩爭而彊者勝勢也兩爭而弱者勝道也葢彊者知勝人弱者知自勝勝人者未必能勝人自勝者真能勝人矣初六其自勝者乎四以彊淩初初雖不能忍其忿忿之心以興訟而能急起其自反之心以不永所事雖不能遏其不平之鳴以有言而能因其柔弱之資但小小言辯而不大有言所以始雖訟而終獲无訟之吉象曰其辯明葢理

直辭順况遇九五明哲而聽其訟乎伊川云上有應援而能不永所事應援指九四以愚觀之訟卦只九五一爻為聽訟之主九四方且不克訟而復即命豈能聽初六之訟乎小有言亦不必言災之小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程子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

二自外来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若處疆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朱子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

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愚曰二之所以不克訟者二下也五上也下豈可以訟上哉二若恃其有邑人三百而與上訟則罣誤而罹於眚者多矣天下事財均則論勢勢均則論理觀訟卦只當坎上去從乾不當是乾下來就坎乾天下无對者也坎乾之子也雖有道理如何

敵得乾如臣雖有道理如何敵得君子雖有道理如何敢抗父類而長之則下不可以淩上卑不可以踰尊賤不可以敵貴首足冠屨體統在焉故也天下无不是底天无不是底君无不是底父母況九五中正居尊而元吉者乎二若訟則必掇禍患歸而逋則邑人之𡚁誤者可免矣故曰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然二所以知歸逋者以其亦是箇剛中之人雖有道理而訟只為乾剛在上義不可敵使

退而逋竄蓋名分所在道理又大也邑人三百戶无眚以二變坤坤為戶二在大夫位為邑坎為眚坎化為无眚三百戶朱漢上曰古者諸侯建國大夫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然則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戶舉全數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朱子曰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愚曰上有德於三矣三之所享不敢忘也是以處紛爭交訟之間而獨无訟焉食舊德而不忘正也

處爭訟之間亦厲矣然始於厲而終於吉者非以

三不忘上之舊德而正當耶或未必之辭王九五
也事訟事也若曰三若忘大德而求小怨從九五
以事乎訟則必无成若從上而不忘舊德則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朱子曰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
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
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愚曰四以剛凌初為初所訟初既不永所事四或從而乘之非初之病乃四之過令四不克訟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其正所以為吉而象以為不失也伊川文公皆以命為正理蓋正理便是天命如賜不受命居易俟命俱就說理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

矣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愚曰九五訟元吉文公云此爻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而无象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說得好但恐學者无捉摸夫以九五剛健中正為天下立心立極立道之主在河圖洛書爲居中之五在洪範爲皇極以大君言之位居天下之中正道有天下之中正德全天下之中正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所以爲聽訟之主而元吉者也凡天下之不中

者於是而取中凡天下之不正者於是而取正凡天下之不叶於極者於此而會極忿者消慾者窒奪者止爭者息欺者信偽者實陂者平高者下抑者揚物理民情莫不由是取正而各得其所正焉此爭訟之所以元吉也訟元吉辭約而旨遠學者所當沈潛而深玩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彊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朱子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

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
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愚曰訟之六爻二四不能訟者也上以訟勝而受
賜者也然易於不克者曰无眚曰獲吉於受賜者
曰三褫之曰不足敬何也嗚呼此聖人止訟之道
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怨不勝者自恥其
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終矣是故訟
勝人以為吉易以為凶訟不勝人以為凶易以為

吉蓋莫恥於訟莫安於不訟也上言鞶帶以卦乾
衣坤裳坤中一畫有帶之象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四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五

元 趙采 撰

䷆ 坎下坤上

程子曰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而言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比以一陽為衆陰主

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愚曰言爭不已爰及干戈匹鬬不已黨類以多訟而師勢也爭起於心故訟莫狠於心言語為末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此兩卦皆以坎之堅多心在體所致也心以道制易於此示聽訟无訟以戈止戈之道焉訟自下起故訟卦辭為興訟者設師自上出故師卦辭為出師者設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彊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葢有吉而有咎者有無咎而不吉者吉且無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

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旣誅莊賈則衆心畏服

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葢其謀

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

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

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

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

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

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程子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子曰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固无

咎也

朱子曰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愚曰二剛中而有應於五二將兵之主五將將之主也二有功即五之功矣以健行險以勢勝

以順行險以理勝兵猶藥也人不得已而後御於藥然藥毒所以已疾故兵雖毒而人從之人知其一日之毒百世之利也如是而後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子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愚曰外卦坤順內卦坎險文公謂伏至險於大

順藏不測於至静之中說得地中有水好中是藏於中而不露地中有水之義與地上有水便不同地中有水人不知也遇其欲用隨取而凡所謂容民畜衆井田之象也民即比閭族黨州鄉之衆即其民之所推以為兵者伍兩卒旅師軍是也凡師之盡善无出井田井田廢矣能做古為之使兵農合一亦後世之利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子曰初始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愚曰度量衡之法起於黃鍾之九寸黃鍾坎位

也爾雅曰坎律銓也師出以律則教道素明兵卒有制勝敵之道也否臧失律也否讀為可否之否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也失律者為不善否臧則不善杜預亦曰否不也故辭曰否臧象曰失律失律則凶矣或曰師出无名而以律可謂臧乎曰司馬掌九伐之法不正而動是亦失律安得不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子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三者

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益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惟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

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襃其成功所以懷邦也

朱子曰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程子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惟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葢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

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

朱子曰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師左次無咎

程子曰師之進以強勇者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其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

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戒深矣

朱子曰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無咎

朱子曰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子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

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朱子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

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子曰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

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無位之地善處而無咎者也

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

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文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子曰聖人之戒深矣

愚曰師濟矣上六何為哉論功行賞而已坤為土

為國邑故大君論功行賞功大者爵之國功小者

承之家惟小人用此例象以有命為正功正前勳

也以勿用為必亂邦杜後患也當師之時偏裨行

陣間未必皆君子小人有功何以待之伊川言小

人有功不可用賞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

國有家而為政此漢英彭所以亡朱文公本義亦

如此説後来思量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

得看来開國承家是公共底末分君子小人到小人勿用是勿更用他與謀議經畫光武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賞其所用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此意未曾改入本義晏淵因問古之行封真是裂土地與之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得之終必有弊文公云勢不容不封他但聖人須別有以處之令雖未知得如何只如舜封象使吏治其國則知待小人亦必有道也

但文公謂光武所用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不知光武正不曾用得此數人所以南軒論寇鄧賈識明智達量洪器遠以當時大臣論之三子者過之遠甚用以圖政豈不可乎而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以此觀之則是高帝犯小人勿用之戒光武又懲創高帝太過雖功臣是君子亦一例不用悲夫

䷇

坤下
坎上

程子曰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子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

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必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朱子曰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

无善長永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来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来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愚曰衆陰无主則亂一陽无輔則孤合而成比斯吉矣葢自乾坤定位以来屯以匡濟蒙以教訓需以養育訟以息爭師以去梗至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夫比以久遠託也寧擇而比无比而擇故

必原筮以決其所比伊川謂原是推原筮是占決卜度非所以著龜也文公云筮只做占決説亦不妨然亦不必説不是龜筮原者再也如周官禁原蠶之原比自復来一變師二變謙三變豫自謙豫有艮手持震草之象故曰原筮原筮謹所求也衆陰皆於五從之可无疑矣然且初筮之曰五可從乎筮之曰我可從五乎元大也永久也貞正也五若有是三德我則從之可无咎矣夫上有可比之

德則四海之内奔走聽命之不暇故曰不寧方来坎勞卦也不寧也坤為方文公云有不安者皆来歸之則是不寧之方皆来親比後至者則取凶之道也鄺生説田横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正此意伊川乃云来比之至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恐不若文公説後来者此與左傳崔子言前夫當之矣是一類語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程子曰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程子曰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

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之九五以剛

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程子曰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

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

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

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

民之附則危亡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

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程子曰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無所親比困屈以致窮之道也

愚曰彖言比吉也多箇也字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是解比字下順從是解吉字以剛中

言九五具三德為衆所比也上下應言五陰從一

陽有萬國戴一人之象也其道窮非人外巳巳自
外人其道窮孤所以凶也謂上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
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
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朱子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
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彖意人来比我此

取我往比人

愚曰易不可確定說如地中有水師乃取順中伏險之義地上有水比便不說險了只取地上親密无間之義此卦九五陽剛居中而得正上下五陰皆比之四海仰一人一人撫萬邦之象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程子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

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愚曰此卦五陰皆主五以為比而比道以誠信為本有孚者五以剛中有此誠信也比之者初以五誠信而比之也有孚比之言其始有孚盈缶言其終五有誠信而初比之固无咎矣而誠信充實於中心之素无一髮欠缺然後終来有它吉也如肅慎来賀越裳入貢所謂舟車所至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皆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程子曰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已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自脩乃求上之道降

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朱子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愚曰二居中得正有應在五不上往以外比乎君惟居內以待其自比守正不回吉在其中矣湯幣不三往伊尹不翻然草廬不三顧武侯不許以驅馳

象曰不自失也此之謂不失身於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程子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後來與潘時舉言三應上乃

比之無首故為匪人此說方是

愚曰伊川以二四為匪人而二與四未可為匪人蓋上六無首乃匪人也三以陰柔無知人之明戀其正應無見幾之釼上以無首而三比之可謂比之非其人矣比非其人失所親矣能無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程子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

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

朱子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愚曰四應在初而鄰於五初內卦也五外卦也今四捨初而外比於五非應而曰貞曰吉何也初弱

而畀五賢而尊比以賢為正賢以君位為正正則
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程子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
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
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

人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

者撫之固不呴呴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無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無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

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朱子曰伊川說邑人不誡吉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蓋言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己雖

私邑化之亦不相誠以使人從已也必誠而後聽是以言而使之聽也不誠而聽則上之所以使之聽者中而已

愚曰王者之於田也三面驅之缺其一面順而來者取之逆而去者舍之前禽逆而去之也九五以大中至正顯明比道以示人使天下自為去就用三驅之法以待物雖前禽之失有所不問是以天下信其心而親其仁邑人不誠而自聽矣邑人國

中之人也自耳目所際言之耳其顯比之所及舉天下皆聽何止邑人亦知聖人以无心處比故也曰上使中也者言人君用中之所致也聖人以皇極之道待天下不以小失而害大得是以雖縱釋前禽惟其所之而吾之所得於比者不亦光大矣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程子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

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
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
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
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比既无首何所終
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
所終也
誠齋曰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已
獨後焉見之不早從之不先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

則絶於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端而足哉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桀而不為愚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已之上六咎之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五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六

元 趙采 撰

䷈ 巽上 乾下

程子曰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

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

朱子曰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

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

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子曰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

倡而陰和順也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

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

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
朱子曰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又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愚按文公云小畜以巽之柔順畜三陽畜他不住

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得亨此得小畜之義

蓋乾是十分剛健豈為巽順所畜其志必行其道

必亨而後止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而密必雨

之道也密而不雨者何也蓋陰陽相薄然後成雨

密雲陰氣西郊陰方巽風又東南吹之雲為風散

如何會雨又以爻變言上九變則為坎坎即雨也

外卦未變而有變之道故曰密雲不雨至上九則

變矣故曰既雨既處中互兌故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程子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縶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文勢然也

愚曰以六居四雖為得位而非尊位雖以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然非中也故曰小畜若大有柔得

尊位又大中而上下應之斯為大矣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

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愚曰健而巽以二體言也乾剛健而為巽所畜畜他不住況三以剛中待之乾雖在下迹不行而志行矣曰尚往也言乾剛之性所尚在往未即受畜也曰施未行也雖未底乎雲行雨施言未則見其

終必也昔之言易者有爻變之說以小畜之爻觀之外卦巽也上爻變而爲陰則坎也坎即雨矣在卦未變而有變之道故曰密雲爻至上九則變矣既雨既處自其變言之也說易者知其必變往而求用是以其志必行其道必亨故曰尚往尚如尚志之尚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子曰乾之剛健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爲

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繫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藴畜之義君子所藴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朱子曰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愚曰懿文德之謂小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之謂大畜此句只重在懿字上揚雄曰浸以光大
不亦懿乎言文王未得位之時也故曰懿德美之
未著者也文德如誕敷文德矣其文德均此文德
也然彼乃大功效小畜只可懿美之而已此是以
巽之柔文得乾剛些子之意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子曰初五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必剛健之才
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

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
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
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
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
甚明也
朱子曰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
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
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

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又曰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
復不同復卦言向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這復
自道是復歸他本位從邪道路上去言初九乾體居
下得正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四所畜
復歸他本位
愚曰聖人欲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故於履小畜
二卦反復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
三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復言三則受畜而不得復

者也故不言復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又從那道路上去是不為陰所畜也何咎之有故曰何其咎以見无咎之甚明也其義吉也者以見其吉之非幸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程子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

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而陰不能勝則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二居中得中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强二以處中故雖强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

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

朱子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

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愚曰二五俱陽爻雖若失應然皆中也二五皆中

同志相求故相牽挽而復其所二牽挽而後復雖

非自然猶幸志同相牽不自失其正而遂其復此

其所以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夫妻反目葢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

致反目也

朱子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愚曰三若變則互震震上坤為輿陽畫輿下橫木也故為輻三若見畜而不可動互兑兑為毀折輿

說輻矣其能進乎三四剛柔接故曰夫妻上下卦體分故曰反目又離為目巽為多白眼九三亦欲上進但剛而不中見畜而怒故反目相視聖人不責婦人女子而責夫夫正而後妻正焉故象曰不能正室責三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程子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内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

陽之志繫於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見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朱子曰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

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愚曰以德而論四以一陰而畜五陽以位而言四以近臣而畜君以臣畜君天下之至難也苟無忠信誠確之心以涖之其不見疑於上而見傷於巳者幾希今四有中孚象孚誠内充與五同志君臣相得物莫能間則傷我者去而惕懼之心出矣此伊尹周公事如霍光便不免傷害況其下者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朱子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埶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又曰富以其鄰上合志皆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一箇西家取一箇說上兩畫言五居尊位能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手巴攣住之象

愚曰四之有孚以中虛五之有孚以中實中虛信

之本中實信之質四孚於五故曰上合志五孚於四故曰富以其隣四以一陰而畜乾畜他不住令也四五相孚而攣如攣有手巴攣之象言協力也五以剛實葢四之陰虛協力畜乾則三陽皆吾有也陽實爲富言五攣隣之四始有其富故曰不獨富也五之止衆剛雖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葢五巽體而乾德此五有孚之效與四之有孚便自不同　又曰伊川之說似非小畜本旨葢乾本畜不

住而六四柔順巽體有孚信亦非力畜衆陽求以

困君子厄正人者惟朱文公言富以其隣是說巽

體同力畜乾為得小畜之義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程子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

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尚德載四用

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

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既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朱子曰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止之象葢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

此為戒深矣

愚曰上以巽陰之極畜九三乾剛之最三旣說輻則畜道成矣故曰旣雨旣處旣者已了之辭蓋前日密而不雨者至是則旣雨矣前日尚往者至是則旣處矣此豈非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之所致乎況上巽體而陽德積柔成剛也陰道至此極矣聖人復寓夫逆制小人護持君子之意焉曰婦貞厲言婦制其夫雖正必危月幾望言陰盛必消

君子征凶言陰勢方盛行有可疑犯之而征必罹凶咎大抵陰畜陽亦只有許多功效陰過於畜陽必危此卦所以為小畜而不可以為大也

䷉ 兌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物畜然後有禮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程子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嚙所以能亨也

朱子曰履有所躡而進之意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彊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程子曰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不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無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

而輝光也

愚曰此卦一柔而履二剛上為乾剛所履不言剛履柔者三柔履之主也以柔履剛此以六三一爻言履之義也卦後為尾乾之剛虎也四向後尾也三自下而履之我說而應彼感而順故乾雖剛而不忤何者乾剛為物順之則利逆之則害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順則不見噬啞可以亨矣彖釋虎尾足矣別出帝位何也人之應

世無過逆順二境逆境莫危於履虎順境莫大於為君然人之情不蹶於羊腸九折而蹶於平地者有矣是以履帝位之難尤難於履虎尾之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

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至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得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愚曰地卑矣澤又卑焉上天下澤其象則辨矣君
子以是象制是法使卑者安其卑尊者安其尊百
執事無離次四民有常業此上下之所以辨也上
下辨則天下无倖心益其志自定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程子曰履下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
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
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

動求去乎貧賤矣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愚曰履如升階自下而上初趾步之始也凡異日或履坦或履虎尾或履帝位皆權輿於此豈可無

其素哉素者平日素所踐履者也以其素而往則無咎矣象曰獨行願也謂幼學壯行行其所素乃所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子曰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

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葢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朱子曰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都說得好

愚曰九二以剛中之德居臣位之正而五不我應焉二豈以患得患失累其心哉所履之道坦坦而平蕩所抱之節幽獨而貞固吉於天理而已象曰中不自亂葢知世之富貴利達未有能亂人者人

實自亂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程子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明不見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

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為於大君如武暴之人
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
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不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
也

愚按文公謂此爻武人為於大君必有此象但六
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處不可曉以愚觀之
九二六三九四互離六三九四九五互巽離為目
為甲冑巽為股下卦兌為毀折是離目而兌毀之

眇也巽股而兑折之跛也甲冑則為武人又兑西
方金亦武人之象此三所以言眇跛武人也六以
陰柔居三之剛德弱而志暴也以無能為之德濟
之以不輕為之心萬一有濟以無恐懼之心行其
無能為之德鮮不及禍聖人於此三致其意曰猶
眇之無見而自任以能視跛之無行而自任以能
履僵仆而已猶智不足以禦虎而直履其尾見咥
而已猶武人薄於蘊藉而躁暴欲為人上志徒剛

而已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若人者與象言不
咥此言咥者卦體說而應乎乾應則以柔應剛以
說應健如列禦寇所謂達其怒心也文則才智不
足而有為於大君妄動也是不知宋王之猛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程子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
多懼之地無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
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葢九雖剛而志

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愚曰三四均為履虎尾三既凶矣四涉危而知懼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四動成震震為恐懼脩省非獨可以免禍而終因之以獲吉象曰志行也九四志行畏虎之見咥也而六三之志方剛不恤其咥

我也此所以三凶而四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子曰夬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

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言貞厲義各不同隨卦
可見也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居至尊之位據能
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慎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愚曰夬決也以剛決之威履至尊之位雖正猶危
何也古之聖王至明而不自視至剛而不自決求
以盡人之情夫是以剛者為之決明者為之視而
吾兼受之然後可以居正而不勞矣若夫自任其
決以求正天下鮮有不為夬履之厲者漢宣帝唐

德宗是也宣帝猶能相丙魏以陰濟其所不及至
德宗則劉明自恃忌正士以資姦臣則又危矣其
曰位正當也言正位而不言中乾劉用之於獨斷
也故曰貞厲象曰劉中正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
義互見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程子曰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
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無不至

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完備無疚善之至也
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繫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
小大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至其終周旋無
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愚曰祥者吉之先見生於所履者也視我之所履
則吉之來可考而知之矣旋團旋也我之踐履若
做得團旋周備則吉必元吉慶必大有若只是半
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上

履之終故其祥可考焉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